

泰山又得一本书

□谭踐

侃侃而譚



谭踐，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泰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诗歌、长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曾获东岳文艺奖、山东“五一”文化奖、泰山文艺奖等。

泰山名气太大，自古及今，写泰山的诗文难以计数。自《诗经》的“泰山岩岩，鲁邦所瞻”，至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等诗句，早已流传于世间；后来，姚鼐的《登泰山记》、冯骥才的《挑山工》等名篇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泰山诗文华彩斐然，在这方面，可以说世上没有哪一座山能与泰山比肩。也因此，今人再创作出新的、高质量诗文就相当难了，比徒步登上泰山极顶要难得多，或可说“难于上青天”。

此话并非凭空乱说，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20世纪80年代，国内诸多名家曾获邀来泰山采风，其中不乏一些在文坛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家，如汪曾祺、邓友梅等。汪曾祺认为，描写泰山是很困难的，它太大了，写起来没有“抓挠”。邓友梅说，要是跟谁过不去、想看他出丑，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他写泰山。两位作家享誉国内文坛，尚如此“胆怯”，一般作者恐怕更望而却步了。

难能可贵的是，近年来泰山脚下的作家们不畏艰难、奋力开拓，又创作出了一批关于泰山的小说、散文、诗歌，获得了读者和省内外文学界专家的一致好评。2021年底，一本名为《在泰山逐云而行》的新书横空出世，照亮了

年末岁尾的泰安文学星空。此书收录的全部是关于泰安、泰山的原创作品，作者“从心出发，探寻泰山文化密码”，向读者奉献了一场闪烁着山川之光和人性之美的文学盛宴。

书一面世，即引起我市宣传文化部门和泰山管委有关领导的关注。2021年12月26日上午，由市委宣传部指导，新书品读会在泰山书城举行，我有幸作为主持人全程参与，聆听了多方对此书的高度评价。

作者柳萍是泰山脚下的一名新闻工作者，早在认识她之前，我就读过一些她描写泰山的作品，细腻、简洁的文字中，透露着一种优雅、从容的气度，我感觉她应该人如其文吧！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见了面，我才发觉应该是文如其人，及至交往渐多，我发现她低调、谦逊、内敛，对人间事物充满了热爱与悲悯，为人处世似乎总在换位思考，为他人着想，且事事追求完美。这本《在泰山逐云而行》所描述的泰山人文风物，大到旭日峰峦，小到一草一木，从名人到普通的小学教师，都带有她关爱和探索的目光。她在对泰山的一次又一次书写中，完成了“自我”在泰山和这个世界的定位。

新书品读会上，我作了如下总结：这是一部献给泰山的“致敬之书”，是对泰山文学的“挑战之书”，是书写自我的“心灵之书”。

◎荐读



《在泰山逐云而行》
作者：柳萍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泰山文化散文集《在泰山逐云而行》涉及泰安、泰山及其周边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将泰山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典故与文化内涵巧妙贯通，延伸到人们的心灵情怀和精神信仰，讲述“那山那人那故事”。

《在泰山逐云而行》有别于其他泰山史学研究类书籍，它用散文的笔法，以开放性的独特视角和洒脱、飘逸、灵动的笔触，从细微之处切入，对泰山及周边的人文历史古迹等进行书写，从时空的维度与高度，体现人的心灵与泰山的关联与呼应，为人们多维度地认知泰山文化、了解文化历史名城泰安打开了一个别样的视角，是一部献给泰山的人文历史传记。

房子

□李长菊

瞻鲁晒经



李长菊，新泰市果都镇中学语文教师，作品散见于《少年文艺》《儿童文学》《课外生活》等，曾获《少年文艺》优秀作品奖、读友杯第四届儿童文学教师组优秀奖、读友杯第五届儿童文学教师组铜奖，出版小说集《一只驴子穿过城市》。

对我们来说，房子似乎是仅次于生命的东西。有了生命我们才会有一切；有了房子，我们才会安放我们的一切。

我们单单知道我们需要房子，却不知道，房子其实也需要我们。没人居住的房子，在一定意义上是不能被称为房子的，它就是土木混搭在一起的空壳。没人居住的房子，坏得很快，特别是平房，几个月没人居住，院子里就会长满荒草，就连瓦缝中也会长出杂草。

房子刚空出来时还是好好的，几年过去，就会不由自主地显出破败。这种破败是从内到外的。很难说墙是在哪一场风雨中倾斜的，等人们意识到墙壁不稳时，这座房子也就到了“晚年”。闲置的房子，命运不过两种，一种是被卖掉，另一种是慢慢坍塌。被卖掉的房子，很快就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让人再也看不到旧房子的一点点影子，陌生的路人会以为这个地方原本就是如此。

我家附近就有这样一处旧房子。那处房子本来住着我的远房三奶奶一家。三奶奶人很和善，并且干净利落。每到周末，她都会穿戴整齐，去不远的村庄参加聚会。印象中，她从来不会高声说话。她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最小的叔叔结婚的时候，我还去看了新娘子。后来，三奶奶病逝，三爷爷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就搬到儿子家中居住，房子就此闲置。一开始，房子还是好好的，后来，正房先坍塌，然后偏房也塌了。正房的位置上还长了树，几年之后，树就很粗壮了。只有翻新的大门还是好好的。大门挺立在原来

的位置，只是，塌陷的四壁让它失去了作为门的意义。最近，这块地皮被卖掉了，很快，新房子就在原来破败的位置上盖好了。旧房的影子荡然无存。第一次路过此地的人不会想到，这里曾经生活过那么多人，和善的奶奶和爷爷、帅气的叔叔、美丽的姑姑……

我二奶奶曾经住过的房子现在也成了新房，可我的脑海里依然有老房子的影子。青瓦、白墙、宽敞的院落、茂盛的石榴树、二爷爷收藏的奇石和盆栽……甚至院子里幽暗的光影，我都历历在目。叔叔、大伯和姑姑一起长大的岁月，被新房封得严严实实。

小户人家，谁也不会为了纪念流逝的时光就把老房子保存下来。可是，房子似乎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证明一个家庭、一个人在世间的存在。人们居住的房子荒芜的速度超出你的想象。

离开故居后，往往是人回来了，房子却因支撑不住风雨的侵袭，黯然倒塌了。也许冥冥之中，每一所没有人居住的房子，都有一种倒塌的内驱力。

房子不喜欢沉寂，它们总会时不时地掉一块墙皮、落一块瓦，或者弄出一点声响。很快，掉瓦的地方就透出一片阳光，明晃晃的，像房子的一只眼睛。没有谁会喜欢独眼，它会再整出另一只眼睛来。只要一块瓦落下去，其他的瓦片就像受了鼓动一样，争先恐后落下去。也许它们知道，倒塌是崛起的前奏。只有经过倒塌，才会有新生。因此，每一所倒塌的房屋，似乎都塌得死心塌地、义不容辞。留恋旧时光的，似乎只是我们。



《王羲之放鹅记》
作者：叶行一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贡布里希的这句名言，对于中国古代艺术似乎尤其适合。中国古代艺术与中国哲学一样，首先关心的是人。

对古代书画的欣赏，最好还是先从其创作者讲起。这本书正是进行了这样的尝试，有传奇，有故事新编，有博物学，有艺术史，有民俗学，有寓言，有志异，有幻想。在这其中，王羲之、米芾、韩干、宋徽宗、杨凝式、倪云林等古代书画大师忽然以一种活生生的形式在各种奇异的故事里呈现。